

經學家傳記的文化意涵： 《後漢書·鄭玄傳》析論

陳金木*

摘要

本題以鄭玄〈戒子益恩書〉、袁宏《後漢紀》、佚名《鄭玄別傳》、范曄《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鄭玄傳》為主要文本。從一、傳記的疊影。二、政治的背影。三、思潮的側影。四、儒者的身影等四個角度切入，以探討「經學家傳記的文化意涵」。得出四點結論：一、在史傳與學者論著的接力之下，完成經學家鄭玄的雕像。二、黨錮之禍與黃巾之亂這兩大政治事件，鄭玄身在期中，影響著政治，也受到政治的影響。三、鄭玄在當時的思潮下精通經術，也精通「數術」，以此盡得馬融真傳；並在與何休的論辯中，逼使何休無辭以對，彰顯古文經學。四、鄭玄以其一生「志學、遊學、著述、講學」為繼孔子之後的「儒家身影」，至於今日仍然長存。先師高仲華先生稱鄭玄為「通儒」，其一生行事足為後世典範，誠為確論也。

關鍵詞：鄭玄、經學家傳記、文化意涵、經學史

*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Study of the Experts of the Classic Biography Books'
Cultural meanings :
The Analyzing theory of The Book of the Late Han Dynasty ·
Hsuan Cheng

Chen Jim -Mu*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 the books of Hsuan Cheng's *the Book of Chieh tzu yi en*, Hung Yuan's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Yai Fan's *The Book of the Late Han Dynasty · The Biography of Chang Tsao Cheng lieh · The Biography of Hsuan Cheng* as main texts. The following four angles draw four conclusions. These four angles are: the reappearance images of the Biography, the backgrounds of politics, the images of ideological trends and the study of the experts of the Classic Biography Books' cultural meanings.

In conclusions, the images of the expert of Classic Book Hsuan Cheng are formed with the help of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ritical books of the scholars. In addition, the disasters of Tang Ku and the disorder of yellow towel, these two political matters influenced Hsuan Cheng a lot and h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se cases. Thirdly, during that time, Hsuan Cheng was an expert on classic books and techniques, and he was Jung Ma's best student. In the debate with Hsiu Ho, Hsuan Cheng forced Hsiu Ho become speechless in order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Classic book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Hsuan Cheng's aims for life were keeping learning, studying away from home, writing books and lecturing. These behaviors present the best images of Confucians and last until nowadays. My teacher Chung-Ha Kao calls Hsuan Cheng "an expert on everything" and Hsuan Cheng's behaviors are no doubt the ideal of the poster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ey words: Hsuan Cheng, The Biography of the Experts of the Classic Books, The cultural meanings, The history of the Classic Books

經學家傳記的文化意涵： 《後漢書·鄭玄傳》析論

陳金木*

一、緒論

經書是先民智慧的結晶，也是涵蓋著哲學、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歷代的經學研究者，透過「注釋」與「論著」雙軌的研究方式來闡發經書，並且詮釋出時代的意涵、文化的風貌、自我生命的意義。歷史學家在撰寫史書時，也會將他們對於經學的貢獻記錄下來。先秦諸子司馬遷為「先秦諸子」在《史記》立傳，孔子還提升到「世家」的地位，孔門弟子，一則傳承孔子的思想，再則傳授孔子整理過的「經書」。司馬遷也特別撰寫〈仲尼弟子列傳〉來紀錄與表彰他們的貢獻。

從經學史的角度來觀察，從戰國到秦漢這一個時期，是經書的確立、經學的傳授、今古文經學之爭、經注發展的分歧與融合。¹記載漢代歷史的三本史書：《史記》《漢書》《後漢書》也分別立了《儒林傳》，來紀錄當時的儒學政策的制訂與實施，經書的傳授，以及經學家「治經」的事蹟。²對於較為著名的學者如馬融、鄭玄等，皆於《儒林列傳》外，另外立傳。³

以中國文化史的視野來看，漢代展現的文化面貌是：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基本形成、從崇尚黃老到獨尊儒術、禮文化的完善、經學與讖緯、佛教的傳入與道教的形成、閎闊的文

*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¹ 詳見李師威熊：文史哲出版社，1988.12）頁 95—197。與吳雁南等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09）頁 38—171。

² 《史記·儒林列傳》見於《史記》的《列傳》第六十一，《漢書·儒林列傳》見於《列傳》第五十八。《後漢書·儒林列傳》見於《列傳》的第六十九。

³ 〈馬融列傳〉在《後漢書》卷六十上，〈鄭玄傳〉則在《後漢書》卷三十五，《張曹鄭列傳》，與張純、曹囡同傳，為「合傳」。

化精神。⁴《後漢書·鄭玄傳》不但紀錄著傳主鄭玄「以經學為志業」的一生經歷，同時也提供我們去探討「經學家傳記的文化意涵」。

二、傳記的疊影

鄭玄的傳記資料，最早的史料是鄭玄時年七十歲，因為疾病加劇，於是以書信的方式告戒其子益恩，略述其生平志業，並矚以家中之事，⁵寫作時間為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⁶，收錄在《鄭玄別傳》⁷與《後漢書·鄭玄傳》的〈戒子益恩書〉。⁸持兩書加以比勘，《鄭玄別傳》所載文字與《後漢書》大致相同。只是為「類書」（《太平御覽》）所引用，不免稍加支離，《後漢書》所載錄則首尾較為全具。

東晉袁宏《後漢紀》⁹，亦載錄有鄭玄傳記。這篇傳記除了紀錄鄭玄勤學端行之外，更記載三件事：一、鄭玄向馬融問學，臨歸之際，馬融嘆「詩書禮樂，皆以東矣！」。二、黃巾為亂，拜玄蘆，不掠高密一縣。三、袁紹不禮鄭玄，趙融以為不善待君子，將失民心。¹⁰

⁴ 詳見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08）頁425—494。

⁵ 張舜徽稱〈戒子益恩書〉為「是鄭玄遺文中最完整的一篇。將他一生行事和志願都談到了，無異於一篇最真實的自傳。」見張舜徽：〈鄭學敘錄〉，收錄於氏著：《鄭學叢著》（濟南：齊魯書社，1984.06）頁6。

⁶ 詳見王利器：《鄭康成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3.03）〈年譜〉頁156—170。

⁷ 《鄭玄別傳》已佚，據洪頤煊輯本，輯錄自《太平御覽》卷459與卷651，有兩條佚文。見本論文附錄一〈戒子益恩書〉1.《鄭玄別傳》〈戒子益恩書〉。

⁸ 詳見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第8冊，卷35，頁434—435。本論文附錄一〈戒子益恩書〉2.《後漢書》〈戒子益恩書〉。

⁹ 袁宏字彥伯，東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晉成帝咸和三年（西元三二八年）生，晉孝武帝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年）病死在任所，享年四十九歲。《後漢紀》仿荀悅《漢紀》而寫，是一部出色的編年體斷代史。其書共三十卷。所載起自王莽末年，迄于曹丕代漢，劉備稱帝，記述了東漢二百餘年的興衰史。《後漢紀》的成書要早於范曄《後漢書》五十餘年。詳見朱紹侯、陳長琦〈後漢紀〉，收錄於倉修良主編：《中國史學名著評介》（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02）第一冊，207—226

¹⁰ 袁宏《後漢紀》有關鄭玄的記事，主要見於〈後漢孝獻皇帝紀〉卷二十九，的記載，見袁宏：《後漢紀》（台北：華正書局，1974.07）頁467—468。亦參考周天游校注：《後漢書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的《校注》文字。見本論文附錄二《後漢紀》有關鄭玄的傳記資料，此共有四條資料：1.（後漢靈帝紀）卷二十五記載。2.（後漢靈帝紀）卷二十五記載。3.〈後漢孝獻皇帝紀〉卷二十九記載。4.（後漢靈帝紀）卷三十記載。其中以「3.〈後漢孝獻皇帝紀〉卷二十九記載。」為紀錄鄭玄一生生平事蹟的

繼《後漢紀》之後，又有《鄭玄別傳》的撰寫，這本書已經亡佚，它最早被裴松之在註解《三國志》時所引用¹¹，《裴注》完成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西元 429 年）¹²，所以它的成書年代應該在此之前。距離《後漢紀》大約相距五十多年。從洪頤煊輯本的二十六條資料來看¹³，其記載鄭玄生平大事比之《後漢紀》，實在豐富詳瞻甚多，如：、操戈何休、戒子益恩書生日、十二歲隨母還家事、能洞知火災事等等，多為《後漢紀》所無，¹⁴蓋有心為大儒鄭玄立傳、此或其書取名為「鄭玄別傳」，立一「別」字，以與正史「本傳」相識別吧！

其後，范曄¹⁵於南朝宋代文帝元嘉九年（西元 432 年）出任宣城太守，開始撰述《後漢書》時，將東漢三位最著名的「禮學家」：張純、曹褒、鄭玄等三人「合傳」，稱〈張曹鄭列傳〉，對於〈鄭玄傳〉¹⁶的編纂，比較洪頤煊輯本的《鄭玄別傳》，自是多有據此而撰成。「贊曰」寫道：「富平之緒，承家載世。伯仁先歸，釐我國祭；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並且極力的稱讚道：「鄭玄

「傳記」。

¹¹ 裴松之在註解《三國志》·〈魏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三年秋八月丙寅)「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眾司，躬行古禮焉。」時，先注：「小同，鄭玄孫也。小同，鄭玄孫也。」再引用《鄭玄別傳》稱：《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又在〈國淵傳〉「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時，註解引稱：「《玄別傳》：『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¹² 詳見孫碩鵬：〈裴松之〉，收錄於張家璠、閻崇東主編：《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06）頁 67—77。

¹³ 《鄭玄別傳》〔清〕洪頤煊輯（經典集林），慎初堂影印本）輯有二十六條佚文，詳見《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附錄三：《鄭玄別傳》，頁 381—384。本論文附錄三《鄭玄別傳》（洪頤煊《經典集林輯本》）亦全部逐錄。

¹⁴ 《鄭玄別傳》的輯本有勞格《月河精舍叢鈔本》、洪頤煊《經典集林本》與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本》，以洪頤煊輯本蒐集二十六條佚文較為完備。詳見孫啟治、陳建華編：《古佚書輯本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08），頁 176。

¹⁵ 范曄，字尉宗，順陽（今河南淅川縣人）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西元 398 年），元嘉九年（西元 432 年）出任宣城太守，開始撰述《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西元 445 年）因以謀反罪被殺，年四十八歲。詳見陳千鈞、黃寶權、楊暉：〈後漢書〉，收錄於倉修良主編：《中國史學名著評介》（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02）第一冊，227—248。

¹⁶ 《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鄭玄傳〉，見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第 8 冊，卷 35，頁 433--437。本論文附錄四《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鄭玄傳〉亦全文逐錄。

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¹⁷

清代的學者：王鳴盛、沈可培、陳鱣、孫星衍、侯登岸、丁晏、鄭珍、林春溥、洪頤煊、江安甫，民國學者：龔道耕、王利器、安國等，相繼的撰成《年譜》18、《學案》19、《鄭玄集》20、《鄭玄志》21等等，也因此鄭玄傳記的疊影也就越來越龐大，相同的傳記人物的輪廓也就越來越鮮明，一言一行也就越來越豐富，經學家的雕像也昂然豎立在學術的論著當中，讓後學者去憑弔與景仰了！

三、政治的背影

在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士大夫為了反對宦官專權專權，遭到宦官反撲，羅織以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謗朝廷的罪名，逮捕「黨人」，後又將其赦歸田里，禁錮（即終身不得做官）終身，史稱「黨錮之禍」²²。鄭玄在任職鄉嗇夫、鄉佐時，杜密擔任北海郡相，曾經以吏俸資助鄭玄入太學深造。黨錮事起時，杜密為「八俊」之一。²³鄭玄受到牽累，在他四十五歲時（東漢靈帝建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和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黨錮」，時間長達十四年，一直到他五十八歲時（東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黨錮才解除。在黨錮期間，鄭玄

¹⁷見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第8冊，卷35，頁437。

¹⁸詳見《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附錄六：〈鄭玄年譜書錄〉，頁433。

¹⁹先師高仲華先生撰有〈鄭玄學案〉，收錄於《高明文輯》（台北：黎明圖書公司，1978.03）下冊，頁535—597。

²⁰安作璋主編：《鄭玄集》（上、下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為《齊文化叢書》第5、6冊。

²¹《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

²²詳見楊東晨：《東漢興亡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12），頁379—392。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03）田人隆撰〈黨錮〉條，第一冊，頁153—154。

²³「八俊」為：李膺、荀翬、杜密、宗慈、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詳見楊東晨：《東漢興亡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12），頁379—392。

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教授不輟、著述更勤。最有名的《周禮注》《禮記注》《儀禮注》完成在這個時期，奠定所謂「禮是鄭學」的崇高經學地位。²⁴鄭玄潛心於著述與講學，成了有名的經學大師，黨錮解除了之後，當政者多次徵辟他出來任官：何進辟為大將軍府掾屬，一宿逃去；三司府兩次徵辟，皆不至；詔為博士，稱病不至；董卓備禮召鄭玄，未應詔起程；袁隗表為太傅，以父喪不赴；公卿舉薦趙王之國相，以黃巾亂事起，道路阻隔，而未就職；袁紹表為左中郎將，辭謝不受；獻帝徵為大司農，因病辭歸。²⁵凡此文獻可考者有九次朝廷徵辟，鄭玄皆感於志趣不同與時勢不可為而未出仕。然而鄭玄雖然稱辭，但卻多方的向朝廷推薦人才：在六十五歲時（東漢獻帝初平二年，西元一九一年），鄭玄因為黃巾之亂，避居徐州，州牧陶謙待之以師友之禮，以「博士」頭銜，以朱雋「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聯名向漢獻帝推薦，擔任「太師」的職務。²⁶後來陶謙病故，劉備代之，鄭玄推薦孫乾，先為從事，後任事中郎，終至秉忠將軍，成為劉備重要的謀士之一。

27

東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在張角的號召下，頭繫黃巾的民眾，從三十六個地方起兵，攻擊各個州郡政府，是為「黃巾之亂」²⁸。但是，他們卻對著鄭玄的居所敬禮致意，甚至對鄭玄所居住的高密縣沒有「抄掠」的行為發生。這樣的異常舉動，相較於袁紹在途中碰到鄭玄而不以禮待之，趙融有著「失君子之望」「失萬民之歡心」的感嘆！²⁹。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鄭玄六十三歲，

²⁴ 詳見嚴正：《鄭玄經學思想述評》收錄於《中國哲學編輯部編：《經學今詮續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10）頁 397—430。

²⁵ 詳見《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頁 27—30。

²⁶ 聯名推薦的有：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熿、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謬、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詳見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四史》第 9 冊，卷 71，頁 826。

²⁷ 裴松之在註解《三國志·蜀書·孫乾傳》時稱：「鄭玄傳云：『（鄭）玄薦（孫）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見陳壽撰、易培基補注：《三國志補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10）《四史》第 12 冊，《蜀書》卷 8，頁 607。

²⁸ 大陸的歷史書則稱「黃巾起義」，見楊東晨：《東漢興亡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12），頁 449—464。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03）謝桂華撰〈黃巾起義〉條，第一冊，頁 406—408。

²⁹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二十九記載：「（後漢獻帝建安三年（戊寅、一九八）黃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袁紹嘗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

孔融擔任北海郡相，³⁰特別要求高密縣令，將鄭玄所居住的鄉鎮改名為「鄭公鄉」，並且在鄉內設置「通德門」，來表彰鄭玄的貢獻³¹。東漢獻帝興平元年（西元一九四年），由管亥率領黃巾軍，在都昌（今山東省昌邑縣）圍攻孔融，鄭玄指派其子益恩前往救援；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益恩被袁譚所收編的黃巾軍殺害，這時，鄭玄七十歲，其子益恩二十七歲³²。過了四年，鄭玄先是夢見孔子以「讖語」告訴他「命將不久」，也在當年六月，袁譚派使者逼迫他隨軍，鄭玄迫不得已，帶病而行，由於旅途勞累，病情加劇，就在元城（今河北省大名縣東）病逝³³，這一年是東漢獻帝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鄭玄七十四歲。

四、思潮的側影

鄭玄的學習過程中，《鄭玄別傳》就記載：「少學書數」「九歲能下乘除」「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二十一，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³⁴，以當時的學術分類而言，《五經》與「書數」「乘除」是屬《六

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為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見袁宏：《後漢紀》（臺北：華正書局，1974.07）頁468。

³⁰ 《後漢書·鄭孔荀列傳·孔融傳》記載孔融為北海相之後：「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群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見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四史》第9冊，卷70，頁810。

³¹ 《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鄭玄傳〉記載：「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於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見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第8冊，卷35，頁434。

³² 詳見王利器：《鄭康成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3.03）〈年譜〉頁170—174。亦見《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鄭益恩之死考〉，頁47。

³³ 詳見王利器：《鄭康成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3.03）〈年譜〉頁190—196。亦見《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鄭玄死因考〉，頁45—47。

³⁴ 《鄭玄別傳》（洪頤煊《經典集林輯本》）第2條、第3條、第5條、第8條。詳見本論文附錄三《鄭玄別傳》（洪頤煊《經典集林輯本》）。

藝類》³⁵。《漢書·藝文志·數術略》將「數術」分成：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等六大類。鄭玄所學的包括「天文、歷譜、五行」等三類。東漢光武帝以「圖讖」「災異」「祥瑞」的加持，取得政權。這些數術，在當時也是很流行的。「天文類」，也就是古代的天文學。「占星」在占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及彗星與流星等。「候氣」則是占日食、月暈、虹霓和各種雲氣。「歷譜類」，「歷法」是推算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的行度，安排到各種年表、月表，構成一個「歷法」。「五行類」，則是從「歷法」衍生而來，在用「式盤」（模仿宇宙的圓盤）或「歷法」來模擬天文、歷算，以占時日的吉與凶³⁶。鄭玄習得這些數術，在馬融召集門弟子演算渾天問題時，鄭玄得以一展長才，獲得馬融青睞，親炙請益，所謂「篇籍之奧，無不精研。」，盡得馬融真傳。

何休（生於東漢順帝永建四年，西元一二九年。卒於東漢靈帝光和五年，西元一八二年），小鄭玄兩歲（鄭玄生於東漢順帝永建二年，西元一二七年），任城郡樊縣人（今山東省濟寧市樊縣），與鄭玄同處在「齊魯地區」，是今文經學學家，精研六經，更以十七年的時間撰著《春秋公羊解詁》，創立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輔、二類的體例，系統的闡發《公羊傳》的「微言大義」。又撰《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以捍衛今文經學。³⁷鄭玄在四十五歲時（東漢靈帝建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撰成《發公羊墨守》、《針穀梁膏肓》、《起左氏廢疾》引經據典，逐條駁斥何休的看法，使得何休無辭以辯，說道：「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升堂入室」的典故出自《論語·先進》³⁸，古代宮室，前有堂，後有室，用以比喻其學問與技藝的精深，深得老師的真傳³⁹，「入室操戈」的典故則

³⁵ 《六藝》有二說：一為《周禮·地官·大司徒·》所稱的「禮、樂、射、御、書、數」。一為《禮記·經解》與《莊子·天下》所稱的「詩、書、禮、樂、易、春秋。」

³⁶ 詳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04）頁398—408。

³⁷ 烏恩薄〈何休〉，收錄於中國孔子基金會編《中國儒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03），頁451—452。

³⁸ 《論語·先進》「子曰：『由也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³⁹ 王濤等編著《中國成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05）「升堂入室」條，頁501。

出於此⁴⁰。說的是鄭玄真正能瞭解何休的論點，並且能夠找出它的紕漏，反駁對方，而使得何休無辭以對。如此今古文經學家的交鋒，使得「古學遂明」，古文經學獲得勝利。⁴¹

五、儒者的身影

鄭玄自三十三歲（東漢桓帝延熹二年，西元一五九年），離開中原地區，到關中地區，得到盧植的引薦，進入馬融的門下學習經術。四十歲（東漢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年）⁴²，向馬融告辭，馬融是年八十八歲，嘆了一口氣，向門弟子說道：「鄭生今去，吾道東矣！」⁴³。漢魏六朝的人以陝山為界，以「山東」與「關中」對言⁴⁴。馬融，扶風郡（今陝西省咸陽縣東）茂陵（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人，距離西漢的國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僅數十公里。這是秦漢時代所稱的「關中地區」，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收藏大量圖書，再加上經濟富庶，是「京兆尹」所在地，也就吸引中原地區、齊魯地區、東南地區的學子到此遊學⁴⁵。鄭玄是北海郡高密（今山東省高密縣）人，屬於「齊魯地區」，地理位置在關中地區的「東方」，因此，馬融這兩句話，一則說明鄭玄和自己是「師承傳授的關係」，二則期許鄭玄能將所學傳播到「東方」（也就是「齊魯地區」），鄭玄回山東之後的講學、著述，都可說是「謹守師論」！《異苑》與《世說新語·文學》俱載鄭玄辭歸，馬融欲害鄭玄事⁴⁶，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已加駁斥⁴⁷，前賢亦多斥之「無稽」⁴⁸。

⁴⁰ 王濤等編著《中國成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05）「入室操戈」條，頁475。

⁴¹ 詳見黃樸民：《何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何休與鄭玄、服虔等人的學術論戰〉，頁71—78。

⁴² 詳見王利器：《鄭康成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3.03）〈年譜〉頁48—64。

⁴³ 關於鄭玄辭歸，馬融感嘆的話，《後漢紀》作「《詩》、《書》、《禮》、《樂》，皆以東矣！」，《鄭玄別傳》作「大道東矣！子勉之。」。

⁴⁴ 詳見王利器：《鄭康成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3.03）〈年譜〉頁48—49。

⁴⁵ 詳見曾大興：《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10）頁27—36。

⁴⁶ 《世說新語·文學》記載：「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迫，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見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台北：仁愛書局，1984.10）卷四，頁

鄭玄家道中落，遂不得不為吏，然其志在向學，雖逆父母之意，仍不改其志，後得杜密資助，得以進入太學，三十歲開始遊學於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向通人大儒問學；三十四歲入關，得盧植之薦，師事馬融，七年盡得其傳。四十歲（東漢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年）辭歸馬融之後，以其後半生將近三十四年的時間從事「講學注經」的工作：客耕東萊即墨不其山下（今青島市城陽區惜福鎮書院村），收徒講學，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黨錮十四年，隱居修業、教授不輟；黨禁解除後，為避黃巾軍，帶弟子再次入不其山仍然繼續教授生徒和從事注經工作；六十歲時，大將軍何進徵辟鄭玄，州郡迫脅鄭玄詣見，弟子聞知，自遠方至者數千；病死元城時，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者千餘人。可知鄭玄當時私人講學，盛極一時，使得其學術也能傳播四方，大行於世，多見於《鄭志》與《鄭記》，前賢多有詳加考論者⁴⁹。鄭玄的著作（包括「注書」及「著書」）凡百萬餘言，除全本傳世之外，前賢多有輯本，與著作的考論⁵⁰。然其大要可分成四類：一、全本經注：《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及《毛詩鄭箋》。二、輯本經注：《周易注》《古文尚書注》《尚書大傳注》《孝經注》《論語注》。三、輯本緯注：《易緯注》，《詩緯注》《禮緯注》。四、雜著：《六藝論》《發公羊墨守》、《針穀梁膏肓》、《起左傳廢疾》《天文七政論》、《魯禮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鄭志》《鄭玄集》《易

189—190。

⁴⁷ 劉孝標注稱：「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見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台北：仁愛書局，1984.10）卷四，頁190。

⁴⁸ 詳見王利器：《鄭康成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3.03）〈年譜〉頁56—63。《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馬融追殺鄭玄考〉，頁44—45。詳見王利器：《鄭玄年譜》、高師仲華：〈鄭玄學案〉《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等書的討論。

⁴⁹ 王利器（鄭玄弟子）見王利器：《鄭玄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3.03）頁271—311。《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弟子名錄〉，見《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頁48—53。張舜徽：〈鄭學傳述考〉，見張舜徽：《鄭學叢著》（濟南：齊魯書社，1984.06）頁161—193。

⁵⁰ 《後漢書·張豐鄭列傳·鄭玄傳》載有「《周易注》、《尚書注》、《毛詩注》、《儀禮注》、《禮記注》、《論語注》、《孝經注》、《尚書大傳注》、《中候注》、《乾象曆注》、《天文七政論》、《魯禮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鄭志》《發公羊墨守》、《針穀梁膏肓》、《起左傳廢疾》」等二十種，凡百餘萬言，然多有闕載。其後《隋書·經籍志》《七錄》《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經籍志》亦多有載錄。清代學者多有輯本，王利器、張舜徽、高師仲華等學者，也多有考論。

贊》《書贊》《三禮目錄》《皇后敬父母議》《戒子益恩書》《孔子弟子目錄》等⁵¹。

歷史的巨輪不斷的往前邁進，到了今天，「鄭玄墓」屹立在高密市西北雙羊鎮後店村，上面刻著「漢鄭康成先生之墓」，旁邊是為「鄭公祠」，供奉著鄭玄、鄭益恩、鄭小童的塑像；淄川區寨裏鎮官民，籌集資金，在鄭玄講學舊址修建「鄭公書院」、「康成祠」兩個院落；民國八十八年秋天，大陸山東省高密市「康成中學」招收學生一千三百名；現在，鄭玄第五十三代嫡孫鄭學善仍生活在高密市雙羊鎮後店村，從事農業生產⁵²。

六、結論

鄭玄「傳記的疊影」是以鄭玄〈戒子益恩書〉、袁宏《後漢紀》、佚名《鄭玄別傳》、范曄《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鄭玄傳》為主要文本，清代諸學者接力之下，完成這尊經學家的雕像，讓後學者去憑弔與景仰。此其一。

鄭玄「政治的背影」是黨錮之禍使得鄭玄絕意於仕途，專心講學與著述，九次徵辟皆不改其志；黃巾軍經玄廬，敬拜鄭玄，不擾高密，史添佳話，然而卻也奪走其年僅二十七歲的獨子益恩，甚至連自己也受到逼迫，客死元城。鄭玄就身處在這樣的政治背影中，影響著政治，也受到政治的影響。此其二。

鄭玄「文化的側影」是鄭玄除了傳統經學之外，尚精通「天文、歷譜、五行」的「數術」，也由此獲得馬融青睞，親炙請益，盡得馬融真傳。並且在與何休的論辯中，能夠真正能瞭解對方的論點，找出紕漏，反駁對方，逼使何休無辭以對，彰顯古文經學。此其三。

鄭玄「儒家的身影」是鄭玄突破困境，立志向學，遊學關中，盡得馬融真傳，將馬融的經術帶到「山東」，在將近三十四年的歲月中，弟子數千人，著述百萬餘言，絕意仕途，傳承經學。直到今日，仍有著「鄭玄墓」「鄭公祠」「鄭公書院」「康成中學」的存在，甚至於他的第五十三代嫡孫鄭學善仍生活在高密市雙羊鎮後店村。此其四。

⁵¹ 〈鄭玄著述考〉考得鄭玄著作八十四種。今存五種，已佚三十四種，有輯本的有四十五種。可確定為鄭玄著作者為七十四種，偽托者有七種，存疑者有三種。詳見《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頁142—147。

⁵² 詳見《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頁17—18；339—358。

茲引先師高仲華先生稱：「迨鄭玄出，始旁通六藝，兼綜諸家，不為門戶之見所囿，一惟是非之真是求，誠所謂『通儒』也。益以知幾處變，獨彰避地之識；守死善道，彌見不仕之貞。確乎不拔，斯文在茲。」⁵³之語，一則為感念師恩，二則亦為本文作總結。此其五。

附錄

一、〈戒子益恩書〉

1. 《鄭玄別傳》〈戒子益恩書〉

玄病篤，因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為父母群弟所容，（案：《後漢書》本傳「為」上有「不」字。）去廝役之吏，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候觀通人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究覽傳記。今我告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孝墳墓，觀省野物，曷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菴菴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太平禦覽》四百五十九）

玄病篤，與益恩書曰：「吾預黨錮十四年也。」（《太平禦覽》六百五十一）

以上兩條佚文遂錄自《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附錄三：《鄭玄別傳》，頁381—384。

2. 《後漢書》〈戒子益恩書〉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

⁵³ 見先師高仲華先生：〈鄭玄學案〉，收錄於《高明文輯》（台北：黎明圖書公司，1978.03）下冊，頁535。

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差。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逯錄自範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第8冊，卷35，頁434—435。）

二、《後漢紀》有關鄭玄的傳記資料

1.（後漢靈帝紀）卷二十五記載：

（中平五年（戊辰、一八八））九月，司徒許相策免，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劉弘為司空，特進董卓為驃騎將軍。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揉，學道寢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眾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為己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幾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禍，亦為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黃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征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幾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曆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奚中郎曉暢殷勤，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愜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發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跡，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遊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子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

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蟠不答其書，亦無懼色。（逯錄自見袁宏：《後漢紀》（臺北：華正書局，1974.07）頁407—408。）

2. 〈後漢靈帝紀〉卷二十五記載：

（中平六年（己巳、一八九）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穀，數年後疾卒。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嘗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後家，絲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眄。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甯中征為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為政務在清淨，弘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敕其子斂具單衣，葬以土穴，其子從之。（見袁宏：《後漢紀》（臺北：華正書局，1974.07）頁417—418。）

3.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二十九記載：

（後漢獻帝建安三年（戊寅、一九八）徵鄭玄為大司農，不至。（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為齋夫，隱恤孤苦，閭裏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使得極學。玄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見。玄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奧，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中平初，悉解禁固，玄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辟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袁紹嘗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為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逯錄自袁宏：《後漢紀》（臺北：華正書局，1974.07）頁467—468。）

4. 〈後漢靈帝紀〉卷三十記載：

（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二〇八）初，山陽張儉與融兄袁友善，亡命來詣，袁適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

為君主也！」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洩，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收融及哀送獄。融曰：「保內藏舍者，融也，當坐之。」哀曰：「彼來求我，求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哀坐之，融由是顯名。年二十八，為北海太守。先是黃巾破青州，融收合夷民，起兵自守。賊張餘等過青州，融逆擊，為其所敗，收餘兵保朱虛。稱詔誘吏民，復置城邑，崇學校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以彭璆為方正，邴原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鄉名曰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為棺木而殯葬之。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逯錄自袁宏：《後漢紀》（臺北：華正書局，1974.07）頁481—482。）

三、《鄭玄別傳》（洪頤煊《經典集林輯本》）

01. 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太平廣記》二百十五。案：各書引俱稱名，此獨稱字，當云「鄭玄，字康成」，後人抄變其詞耳。）
02. 玄少學書數。（《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03. 玄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太平廣記》二百十五。）
04. 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餘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閒適，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後漢書》本傳注，《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藝文類聚》五、《太平禦覽》三十二、《太平廣記》二百十五。案：《後漢書》注、《太平廣記》引俱作「年十一二」。）
05. 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06. 玄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為改作，又著《頌》一篇。相高其才，為修冠禮。（《太平禦覽》五百八十八，又八百三十九，又九百七十八。案：《禦覽》五百八十八引「嘉禾」作「嘉瓜」。）
07. 玄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昏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為害。（《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太平禦覽》八百六十八、《事類賦注》八。案：《世說新語》注引末句作「至時，果然。智者異之。」）
08. 年二十一，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等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09.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後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調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10.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酒譜》）

11.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案：《藝文類聚》引作「任城何休好《公羊學》。」）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藝文類聚》五十五、《太平禦覽》六百十。）

12.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鬚眉秀美。（案：《藝文類聚》十七、《太平禦覽》三百六十六引「玄秀眉明目」。）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幾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去。（《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13.大將軍何進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己幅巾，一宿而逃去也。（《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六。）

14.國相孔文學教高密縣令曰：「公者，人德之政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太平禦覽》一百五十七）

15.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再拜。（《北堂書鈔》八十五、《太平禦覽》五百四十二。）

16.玄病篤，因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為父母群弟所容，（案：《後漢書》本傳「為」上有「不」字。）去廝役之吏，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候觀通人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究覽傳記。今我告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孝墳墓，觀省野物，曷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菴菴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太平禦覽》四百五十九）

17.玄病篤，與益恩書曰：「吾預黨錮十四年也。」（《太平禦覽》六百五十一）

18.玄在袁紹坐，汝南應劭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太平禦覽》四百九十一）

- 19.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案：《北堂書鈔》引作「酣酒之後，人人進爵」。)飲三百餘杯，而溫克終日無怠。(《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
- 20.獻帝在許都，征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 21.玄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哀哭赴者千餘人。(《北堂書鈔》九十二、《太平禦覽》五百四十七，又五百五十五。)
- 22.玄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舉孝廉(案：《白帖》引作「孔融」，《三國志注》引作「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府君以多寇，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體，(案：《白帖》引作「遺腹」。)生男，玄乙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玄相似，故名曰小同。(《三國志·魏三少帝紀》注、《白帖》十八、《太平禦覽》三百六十二，又三百七十。)
- 23.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玄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雕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女弟。(《太平禦覽》五百四十一)
- 24.國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三國志·國淵傳》注)
- 25.集諸生講論終日。(《北堂書鈔》九十八)
- 26.北海有鄭玄儒林講堂。見《鄭玄別傳》。(《初學記》二十四)
- (以上二十六條佚文為《鄭玄別傳》〔清〕洪頤煊輯《經典集林》，慎初堂影印本)所輯。彙錄自《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附錄三：《鄭玄別傳》，頁381—384。)(編號為論文撰寫者所加)

四、《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鄭玄傳〉部分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鄉齋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裏。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範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瑰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即詣之。進為設幾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於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闡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並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

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征為大司農，給安年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迄還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赴會千餘人。

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伯仁先歸，厘我國祭。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

（逡錄自見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第8冊，卷35，頁433—437。）

五、後漢大司農鄭公之碑 [唐] 史承節

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墳典。所以聖人作而萬物睹，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蹇忒。宣尼彰刪緝之功，始皇速焚燒之禍。迨乎群儒在漢，傳注縹緗，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跡。同見集於芸閣，獨有綴餘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深術，兼行者多，無如我鄭公也。公諱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公少為鄉齋夫，不樂為吏，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欽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祺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通《禮》、《樂》，以將東而起歎。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針《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瑰、范升，憲章文議。何進延於幾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為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以師禮。比南山之園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於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征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辯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慚色。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為純

儒。其所撰注，今並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齊、魯間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其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為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大儒得意，有所受焉。遂博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鄉，假田播植，以娛朝夕。後舉方正賢良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征，比牒並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敘。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吾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複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瓮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勸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餘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絃冕之緒，亦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凡某所憤憤者，徒以吾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弊，不得餘禮堂寫定，傳與後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可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六月卒。遺命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乃葬餘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裏，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遂赴難殞身。有遺腹子，公以其手文似己，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之。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曰：「卿見吾密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致鳩而卒。悲夫！自夫子沒後，大道方喪。公之網羅遺典，探賾今猶；特立郁然，時季途屯；志不苟變，全身遠害。猗歟！美歟！及範曄作論，有曰：「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長於公，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晉中興，戴逵字安道，以雞卵汁澆白瓦屑，為公作碑，手自書寫，文□□□，語亦妙絕。年代古而碑闕亡，德音瓊而《詩》、《書》在。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敕餘河南道訪察，觀風省俗，激濁揚清。行至州界，見高密父老云：「鄭先生，漢代鴻儒，見無碑記。」不以庸妄，遂托為文。往以會府務殷，□無暇景，歲序遷貿，執筆無由。今者，罷職含香，忝居分竹，屬以間隙，乃加修撰。耆舊者惟聞其名，後生者不睹其事。今故尋源討本，握槩懷鉛，兼疏《本傳》之

文，並序前言之目，發九泉之冥昧，播千載之□□，翦以繁華，不為雕飾。文先成訖，石又精磨，碑未建而承節卒。正議大夫使持節密州軍州事刺史上柱國鄭杳，以開元十三年秋八月，巡茲屬縣，敬謁先宗，欽承墳墓之間，籌度碑石之側，公心至清，不欲費□，公情至靜，不欲勞煩，乃命參軍劉睦，校理舊文，規模新勒。未間，睦又罷職，仍令終事。冬閏十二月，公伺其歲隙，因遣巡團，便令建立，惠而不費，允協人神。承節銘曰：「煥乎人文，圖籍典墳。煩亂事翦，定自孔君。中途湮沒，秦帝俱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群。膏腴美地，簪紱宏規。嗇夫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若生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窮奧秘。《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思遠慮；來往周、秦，經過兗、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植東遇，馬融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違三辟，門傳五更。周官東部，漢躋西京；白玉遍地，黃金滿羸。占卜潛橋，行途過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啟鬢扉，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年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爵祿不受，贊論為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類於標德，比皓稱公。闔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終覽八千。今年在辰，來年在巳。嗚呼不慙，於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八索，神交千祀。澠水之曲，礪阜之陽；通德為裏，鄭公為鄉；云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沒，新不再彰。祠愧黃絹，心淒白楊；明於不朽，終古騰芳。」

-- 《山左金石志》卷二十，小琅嬛仙館刊版

逡錄自《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編纂委員會編：《鄭玄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05），附錄二後漢大司農鄭公之碑：《鄭玄別傳》，頁377—380。）

